

毛

詩

要

義

訂要義卷第二

魯少昊摯之墟都曲阜

魯頌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
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
云邾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
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
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
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

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二 周公使伯禽就國歸政後定七百里封

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

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三 周公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法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摠

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
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
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
子厲公權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
真公湓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
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
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
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湓立是爲惠公卒
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登

弑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
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
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
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
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四魯每篇名頌名生於不足

滂泮宮
舒箋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
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
而春秋
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

不書

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

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事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夏十有二月公會
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郟且東
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郟且東行略地
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郟且謀
東略以爲二俱謀之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
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

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僅公無伐
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
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
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
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三書曰公至自
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
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
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
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

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
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
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
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
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七春秋譏南門不書姜嫄廟與頌異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
制未徧而蒐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
也闕宮三闕宮有血實實救救又曰新廟變矣

美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
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
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
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
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晝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
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
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
以爲議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
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

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
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
書也

行父請周頌僖公當在文公世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
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
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
請天子追頌君德雖群臣歡意其行當請於君
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

四

書表
不得有
頌

傳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
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
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
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
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
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
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
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官
云新廟亦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

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
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
請于周而今史克作頌四篇以祀四廟皆頌僖
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
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上郊不從猶
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
行不經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

魯無伯禽頌於時太平事歸天子

舊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

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
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
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
頌

三望諸侯常法郊祭魯同二王後

初成王以周公之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
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
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欲

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

三鄭云周於商魯不陳詩示無貶黜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

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
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詩焉正義曰變風之
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商譜云
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
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
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
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
而魚鼈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
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

曾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
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
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
歌之善稱

諸侯善惡侯伯監之行人書之

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
行人書之亦不覺焉正義曰此言王於戒惡故
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
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
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
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禮喪凶荒厄
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
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四 史克魯史名頌而體風故有葛句

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

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四宗廟齊其家人得有異毛客朝車所乘

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其家人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客朝車所乘故也

五坰馬有驕皇驪黃駕朝記車

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旣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駒然溥言駒者有句馬也乃有白踣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

之驪馬有黃駢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

近郊遠郊之等諸儒相傳爲說

十六
周制二城謂成周爲郊城謂成周爲郊故鄭約爲幸里

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

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
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
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
沒命君陳分止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
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
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
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
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星數也周
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

十九

三歲國

郊里數

下

夏穀制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
叔弓如晉左傳曰晁日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
十里或當別有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
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
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穀諸侯
之國其郊與周異也

十二 必牧於坰野避民居與良田

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于坰野者避民
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

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

六爾雅有驕皇而無驪黃

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
脚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
處謂驪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
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
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
乘驪故知純黑白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
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
故知黃驪曰黃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北戎路之衡高於田路不得駕田馬

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是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夕官軻人為軻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軻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加馬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

五路之馬皆稱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

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為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四兩雅有騅駹無駢駢

正義曰釋畜注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駹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

二五

駮今挑

駮馬騏

今駮馬

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
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駮騏爾雅無
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駮牝禮稱陽祀用駮牲是
駮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
者也上云黃駮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
駮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
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
人騏并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
爲青黑也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任任

有力

壯爾雅有驪駱無駢雜

驪徒河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驪孫炎云色有淺深似

驪音莧

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駮隱叢今之連錢

六七

驪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

驪即今

駱馬黑鬣然則驪即是鬣皆謂馬之驪也定本

連錢驪

集注鬣字皆作鬣其駢雜爾雅無文爾雅有駢

駢即今

白駮駢馬黃脊驪則駢是色名說者以駢為赤

駢馬

色若身鬣俱赤則駢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駢即

还存有

力纒纒

善是祛

祛彊權

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
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駮字而俗本多作駮案爾
雅有駟白駮謂赤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
鬣也東山傳曰駟白曰駮謂赤白雜取爾雅為
說若此亦為駮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若樊
光孫炎於駟白駮下乃引易乾為駮馬引東山
皇駮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
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
田獵尚疾故言纒纒善走

淵爾雅有駟駮魚而無驪

正義曰釋畜云赤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

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

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

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

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

白雜毛駮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駮郭璞

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眊二

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眊兩目白為魚郭璞

駮音還

魚

目白曰

赭白兩

駮今

泥

驪音麗
又徒

譚又音

有駃
父必

曰似魚目也其驪爾雅無文說文云駃散也郭
璞曰駃脚脰然則駃者膝下之名釋名魚云四散
皆曰駃無豪駃白之名傳言豪駃白者蓋謂豪
毛在駃而白長名為驪也駃則四散雜白而毛短
故與驪異也此章言駃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
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

四振鷺潔白咽鼓節醉舞無等爵

正義曰言有駃有駃然肥彊之馬與舊公有賢
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

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矣群臣以盡忠之故
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
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間暇共明德義
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鷦白
之鷺鳥也既集君朝與之詩樂以散節之咽咽
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
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三 夙夜在公飲酒言君臣敬惠有餘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當
在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
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
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四鷺于飛醉言歸群臣飲欲退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左有樂兮箋云
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四君臣安樂則有豐年有善道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丰亨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穀云穀善言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爲今與將來爲始。非以作詩爲始。

漾

洲 泮水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言水則米取其芹。宮則米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思樂僖公之將泮宮之水。

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雍者築土
壅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
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
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茂
茂鸞鳴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
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棧棧言有法度也
嘒嘒言有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泮水之
芹見僖公來至泮宮我則觀其旂棧棧然鸞
和之聲嘒嘒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

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禮記有四代之學行禮用兵皆在泮宮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使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賦作者主美其修泮宮而能服淮

夷故將言其脩泮宮耳

泮靈臺傳水旋丘以即觀者與此箋異

辟離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離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堤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其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



東漢園

橋門而

觀由辟

殿外無

大院

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鑿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離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離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臣登靈臺以望雲物相割辟離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

因

諸侯樂

去南

而泮水

節觀者

留節方

諸侯之宮制當異矣而以泮為名則泮是其制
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
無也既以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
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者宜其先
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
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
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
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
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

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
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
王制注云辟明也離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
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
立美我

○泮宮飲老者順道收衆民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求錫難老箋云
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

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
告存九十日有殺者與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屈
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
夷叛逆即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
此群爲惡之人

鄭以錫老爲常餼群醜爲淮夷

茆音卯以爲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
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未至
在泮水之宮與群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

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
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
此群衆人民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
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期餼也又言僖公行
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
道路以治此群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
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四 養老如漢郡國致羊酒庶人復除

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

晉

月存日

秩請有

德致仕

者不可

皆養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
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
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
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
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
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
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
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

者不可皆養之也

四獻馘獻囚如王制反釋莫於學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囚
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
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
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
有功所任得其人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
學出征執有罪反釋莫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
莫莫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

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

不吳不揚謂不謹譁不大聲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訟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晔晔猶往往也吳譁也訟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四徒馭無斃謂故事孔淑不逆謂甚順

角弓其觥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觥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
箋云角弓觥然言持弦急也東矢搜然言勁疾
也博當作傳其傳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
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
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
謂堙井刊木之類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式
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

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荀卿一弩五十矢毛學於荀故同

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東也大司寇云入東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个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東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東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東矢當

四

鄭禮注

百矢爲

東亦無

箋

張矢搜不用言小大戰

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毛以爲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傳以弓言解矢言不用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

琛 琛寶總名龜象南金寶之別

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寶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摠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

三

本賂謂

君臣皆

有賂如

左傳齊

賂晉

唯此等也漢書食化其志去龜不盈尺不得爲寶
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龜尺二寸也淮夷居
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
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
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斲
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春秋襄
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
五吏三十師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
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

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

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二

寶經傳

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

言又善

者以梁州云厥貢錫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

即銅

之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鏤

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

檢禹貢之文厥貢錫鐵錫鈆而獨無銅故知金

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

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

闕宮

三鐘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詩述遠祖至始封序唯言復周公之宇

正義曰作闕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也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

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
止爲常許此則摠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
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比是
復故非獨上地而已自二章周公之孫以下皆
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
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
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
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
之

禮記

孟仲子以闕宮為媒宮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龔密也箋云闕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闕宮謂常閉妣廟祭䟽時朔不及

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恤然清靜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其

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龔之密之鄭以闕
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
嫫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
覆緒爲事爲異餘同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
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爲閉也大司樂
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
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
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
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

三

毛詩周

姜嫄

樂之文

魯

踈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閑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又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禡宮蓋以姜嫄祈郊禡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禡宮嫄廟清靜之處故以血為清靜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魯言闕宮於主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闕
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
宜獨在周也且其廟而祭不宜以闕為名釋詁
云此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闕得為神闕與此
字異音同故闕為神也

四毛氏不信履迹鄭謂上帝依憑姜嫄

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
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恙也此直依其
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

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

重稷 稷生孰早晚之異稱

稷音六

種力 力 二反

重稷 稷生孰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種曰稷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稷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

明也

舜命羣臣有五官惟夏官不言命即稷

居稷官之曰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與
云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
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
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末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
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
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

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遂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右稷稱焉。

六

詩言稷續禹緒其命具平水教種同時

禹稷同時其事相繼。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

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百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

六 大王始翦周文武致天眉于牧野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眉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誤也箋云眉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極紂

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六無貳無虞毛鄭小異惟民勸武王同

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徃之初有王亦實始有前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

之誅於牧野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
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
民勸武王無有一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
爲異餘同

三大明傳民無貳心則此傳亦爲民情

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
以爲民無二心傳以虞爲謀則亦爲民之情謂
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
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屈極虞度釋言又釋言又

云殛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筮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比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六鄭謂山川附庸加賜非常故言錫

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旣封爲魯君自然田

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
旣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
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
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
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
川當言賜也夏穀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
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魯
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

空

齊

禱

童

齋

烹

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
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
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關方之得七百
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
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
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二同進
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
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天言之也

六

附庸不

得專臣

故顓臾

雖臣季

取

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

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

六 毛言禘祫唯此而不辨年數或同鄭

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杓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

六

傳夏禘

則不禘

秋禘則

不嘗無

文

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
識所云故作禘禘志考春秋禘禘之數定以爲
三年禘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禘唯此傳耳而不
辨禘禘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禘則以
爲禘在夏禘在秋鄭於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
不嘗無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
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禘在秋也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
子兼之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

六九

身於諸

禘禘禘

禘禘禘

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植杓
禘禘禘嘗禘禘禘天子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
植杓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禘復為時祭也王制
又云諸侯杓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禘禘其意言
諸侯當禘之歲春則植杓夏則禘而不禘秋冬
乃為時祭而復為禘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
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
不杓禘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禘更無明說亦當
如此傳也

十一鄭周禮楅衡爲一物此箋爲一物

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之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楫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舐觸人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十二毛與先鄭犧尊羽飾王肅形如牛

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

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沙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

三 毛魚謂豚豕謂切肉大羹太古之羹

俎稱房
故羊體
之俎曰
大房

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包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包之也載謂切肉曲禮注云載切肉是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木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相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爲四足而已斝謂中足爲橫距之象相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

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命外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梳巖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

十五

周公皇祖二人與皇祖后稷文異上下

戴書傳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
云則嘗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即后
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
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
也

三壽作明德公以三卿爲友

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

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
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倍公與
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

朱英矛飾二矛重弓備折壞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
朱英矛飾也滕編也重弓重於邑中也箋云二
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

以貝飾冑朱纁纁之三萬舉成數

公徒二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四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不合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

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乘申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當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

軍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
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
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
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
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
非常故優之也

 綠滕即小戎緄滕重弓即交韞二弓

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然纏而朱

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緹滕傳曰緹繩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滕亦爲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但傳詳彼而略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韞二弓是其事也

△重弓二矛皆是備折壞

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一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

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一矛亦一矛而
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
則考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
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
而有二也

三公徒三萬或二軍或三軍鄭兩解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
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
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

目

以春秋

所書作

會則僖

無二軍

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叙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二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

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
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
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
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舍有三軍僖公
能復周公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
實於時唯二軍耳

僖公時僅有伐楚事未見虜戎狄

傳虜當承止正義曰虜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
變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

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
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八年僖四
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潰遂伐楚楚一名
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
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狄其時蓋
魯使人助之帥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
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在齊魯界言層巒在魯言有

泰山巖巖魯邦所登奄有龜蒙遠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詹至也龜
山也蒙山也荒有也蓋三石奄覆荒奄也太東極
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
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正義曰詹至釋詁文
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在魯者先王以爲東蒙
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
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
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

也

泰山在齊魯界故二國皆祭

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晉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

名山夫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去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

僖公時東淮小國唯邾莒滕杞見盟會

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

明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僖公非能服蠻貊言淮夷如蠻貊

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未甘夷行

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
有諾順兩字

常許魯南鄙西鄙鄭云許田嘗邑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子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
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王薛之旁春秋
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嘗邑
許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鄙謂邊邑朝宿之邑則采邑

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
令注云鄙界上之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
所依據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
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
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
於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相元
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
宿之邑也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

九乙

春秋無
僖復許
田常嘗
皆無文

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爰得居之
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
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
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
有作嘗字者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
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
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說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
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
共為一地也孟嘗君者姓田名文

二信公治路寢新廟矣斯屬功課章程

松楸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矣斯所作楹榱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矣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佼美也脩舊曰新所新者姜嫄廟也信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敬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矣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

三新廟奕奕傳閔公姜嫄

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汝賢臣
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栢新甫山上之栢
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
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栢爲
棟有焉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
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鄭唯以新廟爲姜嫄之
廟

四 王肅以新廟爲閔公廟

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益

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
毛義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文蓋名魚而字
奚斯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上

毛詩要義卷第二

一鄭以湯取契封商爲代

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

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
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
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
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
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
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
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
於殷室雖是先公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禱
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

唐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
商爲代號文王不以卬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
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
故當以商爲號周即處卬處豳國名變易大王
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
周爲號不得遠取卬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
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
十年左傳云烏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
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示長實湯所

三

商在稱

商在稱

商在稱

商在稱

商

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

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

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

非復亳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

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

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

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

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四諒闇轉作梁闇楮謂之梁闇即廬

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楮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楮不言政事

五微子封宋後商即闕伯故地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宋代武庚爲商後正義曰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
討后帝不韋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
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
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闕伯故地故漢書地理
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
火正闕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

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豬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又豫州盟豬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去泗濱浮磬豫州去道音澤
被盟猪地理志云盟猪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
盟猪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
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瀕自壽張皆宋分也據
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猪也

七商禮樂亡散正考父得頌十二篇

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
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爲商

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
不具明是政表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
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
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
丁公申立卒子濬公共立卒弟煬公魚立濬公
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
立卒子惠公觶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
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
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

周代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

夏詩已泯夫子錄周商魯以備三頌

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者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

矣正義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
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
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
宋無變風時王所客不陳其詩

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
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
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
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
實有大罪亦當如魯所云侯伯監之行人

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
爲時王所黜也

十周用六代樂故太師有商頌

又剛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
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存
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
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云故
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末而後得存
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末也

十一正考甫至孔子七世頌又失七篇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

首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
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
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
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
以有宋而授厲公

十一 自殷以上未有謚生名死即爲謚

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子
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
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

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則自殷以上未
有謚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之有此行故號
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
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
謚也

三 知孔子時亡七篇以子夏序唯五

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燕穢不是可棄者也

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

四世本序孔子之世

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
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
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
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偏奔魯爲防大夫故
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
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
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

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湑公世子厲公之兄
以有宋言湑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
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
何授之者何是湑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
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
公也

四置我鞀鼓毛不改字鄭讀曰植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
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

置讀曰植植靴鼓者爲極貴而樹之美湯受命
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數之多其改夏之制
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靴與鼓也靴雖不植貫而
搖之亦植之類

六烈祖爲湯爲上祖湯孫爲太甲爲湯得筮異
奏鼓簡簡折我列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衍樂
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堂
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
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

烈之祖成湯湯孫大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祭
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
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
聲此之謂思成

四毛鄭釋祖孫異客助神格大意同

毛以爲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

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其多而能制作淺樂
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
祭其先其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
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
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
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爲人子
孫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
我有嘉善之賓爰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
隱上樂乎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

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
湯能制作禮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
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
湯孫祭湯之事。列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
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
戎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
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
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大護樂曲見呂春秋。鞀如鼓而小。

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護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鞞亦稱植之意鞞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鞞之狀也

思成五事先粗後精

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與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級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

七 祭無尸則有出尸無尸謂無孫列

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被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戶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戶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戶而得有無戶者士虞記云無戶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戶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戶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一六 秋成律呂數短故玉聲清

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



磬非樂

之主而

鼓管依

磬謂玉

磬

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鳧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

說

食嘗無樂此有樂直取嘗為韻

郊特牲云饗食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杓字之誤也王制云春初夏禘鄭

光四

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不食嘗
凡異於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
周法者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
即推非獨爲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
實無樂而於禘育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
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便即推爲夏殷未必食
嘗無樂非夏禮也

祖

五謂宗以時毀謂宗無常不毀各一說

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

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
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
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
爲不毀也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
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
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主各立其廟與親廟
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
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

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六 祀中宗而述湯功云湯孫本其所自

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

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
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騷假無言謂
惣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
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
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
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
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
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七 先祖賚我思之所欲成清酒清酤同

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

八 裸用鬱鬯鄭云清酒蓋詩舉大綱

案禮言周法裸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釀秬為酒禁鬱金草和之而已摠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辯酒齊之異

約錯

乘

畫金

錯衡

之車

酤之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

四鄭禮注鸞在衡此注在鑣不敢質

軹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軹
轂飾也采芑言約軹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
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
風駟馭之箋云實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
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云鸞在
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
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

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軹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軹錯衡與輅車有夔連文夔赤狼

補此湯孫毛王亦以爲湯爲人子孫

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

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主業之所起也

三玄鳥祀高宗鄭云祀當作禘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

四鄭既改祀爲禘又云此崩後初禘非常禘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

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之主始合
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禘祭之後乃述叙其
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王通
義則殷之禘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禘
者以序云禘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禘則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
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明是
爲高宗而作禘故知是崩後初禘於契之廟

禘禘疏數無文鄭以春秋推之

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
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
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
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禘禘數經無正文故鄭作
魯禮禘禘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
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
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
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而除喪

夏四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
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曰禘於莊公
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
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
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
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
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
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
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喪

不禫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
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因也魯
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
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
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
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
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
月夫人歸氏薨十二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
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

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
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
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
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
矣儒家之說禘禘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
是用訕訕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
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
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禘之先後考其
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

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禘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禘事鄭知四月禘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彼是除喪而禘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禘祭於禘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

為禘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
譏之而書言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
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
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
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禘祭禘
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二年是其與禘當異歲也
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
皆為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
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禘後禘而此云一禘一

禮

禘先言禘者從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

禘喪

事指謂文二年禘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

畢禘禘

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禘宣八年之經是

後禘與

也此或云吾者君喪三至喪畢禘於其廟而

後禘

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

誤也

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

也定本亦無此文

禮

毛謂玄鳥至祈禱生契故今推本美之

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禘

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
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
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至然即
摠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
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
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
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
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
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

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
人之孫子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
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
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
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
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
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
千里雖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
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四海之國以爲已

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
至也祁祁然數其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
王之政其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
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
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檐負之高宗
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
之鄭以爲簡狄吞鳳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
方又以奄爲覆言履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

七

鄰以吞

仇如不

意去

何等

易傳

不殆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懈怠者在武丁之
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
子孫行之不懈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
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
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北域被四海謂正
天下之經界為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
云維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為異餘文

義略同

玄鳥降有祀禱之禮毛不信讖

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馭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
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
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則玄鳥降日有祀郊
禘之禮也太戴禮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
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姚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
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
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

之先祖簡狄祈郊禱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
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鄭以中候契握
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
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
易傳也

三皇甫殷有三亳鄭必以爲尸鄉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
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

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
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
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
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
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
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
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
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

之譜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
使亳衆爲耕有童子有餉食非大理也今梁國
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
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
也然則殷有二亳一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
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
受命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
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
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

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
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
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
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
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
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
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
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卽偃師也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地理志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溇縣是也

一

鄭老

為三

預璞交

本說

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水
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
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
初國猶尚小耳言曰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
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
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

建龍旂承大糝言諸侯來助祭

大糝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菜盛唯黍稷耳糝
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

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孤韜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凶衛華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

四

言乘

鄭

王復與

八州大

風

長發

長發

駕不入王門者乘黑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
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
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
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六國
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
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
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
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

四 祭之名禘者多鄭以長發爲郊天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
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
統言四時祭名春禘夏禘秋嘗夏烝注云蓋夏殷制
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識云殷之
五年殷祭名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
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夫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
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
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

四

鄭意郊

祭感生

帝圓丘

祀昊天

上帝

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帝也且周頌所詠感生之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那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勢禘鄭以禘裕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穀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

郊祭天耳

推禹以明契又言有狝立子生商之始

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
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
堯之末有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
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今使中國
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
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
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

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

四有娥契母婦人以姓爲字餘同上

有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娥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

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
契禹俱事帝舜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
水也

四鄭意推有妣以頌簡狄猶大明言摯莘

有妣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妣方將不
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妣氏
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妣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
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
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

言摯華也

四 鄭以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玄王

玄王相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玄王契也相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
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
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
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
脩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上
言有娥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

國語

至猶

后稷不

稱以至

祖稱王

非追號

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
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
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
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
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
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締裕文
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
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

鄭云相土爲王官之伯王肅云爲司馬

五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
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
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
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正義僖四年左傳管仲
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
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摠舉四海
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
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

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
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
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契帝命至于湯齊言自契以後漸大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
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
大至於湯而當人心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
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至湯
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言帝命即云湯齊

論

禮注云

詩讀為

詩讀言

讀有

讀

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而孔子間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

鄭以降不遲為待下疾昭假遲為馭下舒

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
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
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寬暇天下
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
馭下則舒緩言其急於己而緩於人也

湯受玉爲下國表章

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
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
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

之表意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皆得其中數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緣餘同

鄭謂結定諸侯之心如旒公羊作贅旒

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

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
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
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
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
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
旒也

包有三難莫能遠達故九截歸湯

毛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武功
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

其誠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
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當之者又述成湯得
衆之由先代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
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蘗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
之後根本之上有二種蘗餘承藉雖重必無德
行莫有能以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
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
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
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

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群惡既盡天下廓
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言
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故
九州歸湯餘同

苞謂本孽謂餘當時二王後及夏桀

傳苞本孽餘正義曰易稱數卒苞桑謂桑本故
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謂本根已
傾更生枝餘故云孽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
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一王之後及今夏

桀是其餘也其意與魯言三正之後亦同云豐
有三孽孽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條之名
則知三孽皆謂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
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一代則是先代
有與今王而三也

卷之

昆吾豕韋顧溫黨桀湯代之

顧言
豕韋
昆吾
不哀
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又歷數之已姓昆吾顧
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豕即豕韋彭姓
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

以上句
互發

三

互發同
以乙句
亡桀實
發而不
誅

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
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
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兵戈在旣伐之
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
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
旣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
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
則誅放有異歟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

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
曰毛得必亡長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
吾以乙卯日一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
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
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中世威業天命而子之降生卿士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業世
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
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

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
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四阿保皆公官此言卿士三公兼

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
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
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
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五毛鄭殷之武下同惟湯孫爲湯爲太甲異

毛以爲捷然而疾者彼殺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荆州名楚國名

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荆楚叛湯責以氏羌之不如

一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

氏羌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鄉所也箋云氏

世猶存

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

在秦隴

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

西

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

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發之義女乃遠美之不
如笈氏羌至不如正義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
其居在秦隴之西

注鄭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為萬里

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
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
距為萬里竟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
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

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
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
制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且禹平水土
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
故一而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
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糗餼秣粟米
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
百二百里者邊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也

古

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
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
馬遷四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摠諸義而論之云
面相距賈馬旣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
爲五千里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
里王肅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
武疲弊中國甘心爽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
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
取之

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

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
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
遷之旨蓋得之矣七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
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
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
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亘萬有
餘里若其所鄗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
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

九服蠻貊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
周世何由土壤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
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
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
土總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
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
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總至
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敘災害既除大制

孔疏參

以周漢

之域方

萬里為

得實

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
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
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
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
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
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
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
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
孝武德非聖人棄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

及開綠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辨禹之境
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
將謂大禹之德不遠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
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
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
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
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
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
此說

鄭謂商時楚僭王號陳湯以告號之

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
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
者別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
侯古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
用生曰曉楚之義

契已封上公而云湯由七十里起

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嘗
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

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
有七十里耳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

道光丁未白春但秋朝仰沈炳垣手讀一過